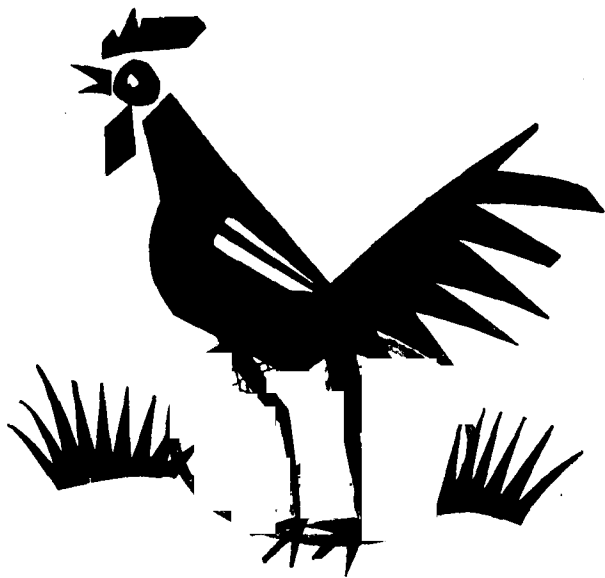


黃 尘

黄 尘

杨 争 光



作家出版社

黄 尘

作者：杨争光

责任编辑：潘 娟

责任校对：华 沙

装帧设计：王效宓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171千

印张：10

插页：6

版次：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304-3/1·303

定价：3.9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张 陵

中国作家写别的本事不行，但写农村和农民的确是一把好手。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思维，无论表面上看多么超脱、清高，都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；他们当中有许多人，至始至终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。自“五四”现代文学开创以来，“乡土派”的文学一直相当繁荣。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“乡土”文学。由此也造就了许多许多优秀乡土作家，产生许许多多优秀的乡土作品。进入新时期后，这类创作的势头有增无减，除了贡献出比以往更深刻、更丰富的农民形象外，还使“乡土”文学进入地域文化的层次。每一个作家都力图立足自身的文化土壤，在描绘这种很独特的风情中关切农民生活的同时，分析和思考本土文化的历史。我们读许多当今的小说，感到其间文化色彩浓厚的原因便在这里。相信健康地发展下去，乡土文

学的前景肯定相当诱人。可以说，杨争光以他这批精致的小说，加入乡土文学的创作中，他是一个地域感很强的乡土小说家。

在杨争光的这批乡土小说里，陕西黄土高原的风情被描绘得令人十分神往；并且，当作者把主要的笔触用于描写这样的生活风景中的男女关系的时候，风情本身又更加增添了魅力。我以为，小说中对情爱、性爱的关注体现了作者对乡土风情的生命意识的独特感受，很有价值。

然而，就我个人阅读而言，我喜欢这批小说的原因还在于它们很有文人的色彩。我们说乡土小说写一种乡村生活，一些土里土气的事情，但不是说要让作家变得土里土气，或者说使作家陷入农民意识的囹圄之中，而是要求作家以一种特有的艺术眼光，发现这种乡土生活的意义，使这种乡土生活成为我们理想的某种生命观照。这就要求作家努力摆脱农民意识，培养起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。我想，杨争光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有意识的。他的作品在写法上很有些散文文化的味道，写得很有诗意，这说明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摆脱乡土生活中的农民意识，获得艺术上的文人境界。

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做是一种退步，事实上是一种可贵的进取。中国作家长期以来一直受“与工农兵相结合”的思想灌输，不断地丧失自己身上原有的文人气，去迁就一种目光短浅、急功近利的农民

意识，致使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少有文人化的特点，农民化的气息倒是不少的，甚至这种农民化倾向也出现在工业题材、军事题材、城市题材、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。现在，一部分中国作家显然意识到这种自我丧失的危害，极力地企图恢复艺术上的自我意识即知识分子意识。我以为是相当积极之举。

杨争光以他的作品证明，他也是这批为数不多的有进取心的作家中的一员。

是为序。

出 版 说 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扶植新人，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。

作家出版社



杨争光漫画像

世 霖 作

作者小传

杨争光，男性，陕西省乾县人，1957年生。1974年毕业于一所农村中学。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，学习汉语言文学。1982年毕业后在天津工作，1984年调陕西省政协。现受聘于某报社。

目 录

序……………张 陵 1

从沙坪镇到顶天崩 1

鬼地上的月光 9

那棵树 17

镇 长 23

干旱的日子 31

高坎的儿子 41

老 钱 50

金华饭店 59

麦正他们 69

洼牢的大大 80

蛾 变 88

南 鸟	98
伙 伴	107
打糜子的	117
万天斗	125
干 沟	135
正 午	144
盪 佬	151
耳林和马林道的笑模样	158
他好像听到了一声狗叫	167
黄 尘	176
扭	220
泡 泡	265

从沙坪镇到顶天崙

集市从下午两点开始就散了。没两袋烟的功夫，赶集的人就像滚珠子一样，滚进方圆几十里的十几个稍沟。街道上空落落的。收购站门前的石头上坐着三个老头儿，表情淡漠地说着什么。几条狗在街上大模大样地走来走去。风从西街口灌进来，溜过街道。街道的尽头是一所学校，没有围墙，一棵槐树上吊着一个铁片，上下课当铃敲。学校的旁边是一家逢集才开业的食堂。

那个提着纸包包的汉子就是从食堂里出来的。他拐进学校，时间不长，又从学校里出来了，背上多了一个铺盖卷。一个十二、三岁的男孩相跟着。石头上的三个老头儿一直仰着脖子，看着他们走过来，下了街口的土坡。

当他们登上一个高坡的时候，沙坪镇就变成了

一个空火柴盒子，一无声响地被丢弃在山梁的阴影里，两根指头就能把它捏碎。

看不见人影，看不见树影，也没有庄稼，满眼都是山梁、山坡。坡上有一些梯田，秋收后留下的玉米根直乎乎对着天空。山顶上是种小麦的土地，光秃秃的，像一顶顶贫瘠的帽子。太阳还有一阵才能跌进不知哪一架山梁的背后。在太阳光的照射下，那些帽子金灿灿的，赤裸裸地坦露着，让人寒心。背阴处长着些草一样的东西，已经干枯了，像一片又一片垢甲。

那个汉子眯着眼睛，望了望挂在天空的太阳。

“走小路。”他说。

小孩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看那个汉子，只跟着他，走上了一条通向拐沟的小路。风从沟里窜出来，有点冷。

这条路只能通向顶天鼻，那是这个镇所辖最西边的一个村子，三十多里。路不时地在拐弯的地方消失，又在远处爬起来。就是这样的路。

“你说你给我送馍，不让我回家，你又不了。”

小孩说。“念不好书我不管。”

汉子不说话，好像没听见小孩的话。

“我真不愿意跟你回去。”小孩说。

“你妈想你。”汉子说。

“妈好点来？”小孩的头并没歪过来，只盯着路面。

“她说她想你。”

“看了妈，我再来学校。”

“……”

小孩歪过头，看了看汉子的脸。他什么也没看出来，就不再言语了，顺脚把一块石子踢进沟底。

他们又看见太阳了。

“太阳真耀眼。”小孩说。对面的崖畔上有一些蒿草一样的东西，不是树，也许是些不能活的小树。

小孩没什么事可想，就看着那些东西，看着几株高一点的，看什么时候能把它转到背后去。

“这路真难走。我都不想走了。”他说。

“这路近。”

“这么多沟。我都讨厌沟了，这么多。”

“水冲的。”

“我就不信。”

“一天一天冲的。”

“我就不信。”

孩子仰头看着那些山梁，层层叠叠的，都是这样的山梁。

“你说不让我回家，你又不了。”孩子说。

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溜浑浊的歌声，只唱了两句就停住了：

“来了来了又来了，
对面壕壕下来了——吆喝！”

他们走了好长一阵，才看见他，是个拦牛的，看不清模样，只有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很显眼。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鞭，在坡上转游着。他好象看了他们一眼，又转过去，唱了两句：

“来了来了又来了，
清水河里过来了——吆喝！”

每一次都不唱完，两句后边一定有个吆喝牛的动作，似乎那个歌儿就应该这么唱。曲调很简单，也只有两句，不停地反复，可他唱得很特别，发声的部位不在喉咙，比喉咙低一点，声音就是从那里拱出来的，出口以后，又被干巴巴的风撕成了长短宽窄不齐的破布条，显得吃力而沙哑，使他的歌声带上了一种说不出是奔放还是拘谨，是凄凉还是悲壮的味道。歌声使一贫如洗的天空和一眼望不透的山包子显得更加单调、寂寥。歌声虽然沙哑，却传得很远：

“来了来了又来了
花花大门进来了——吆喝！”

“爸，他唱歌呢。”小孩说。

“拦牛的。”

“他唱的什么？”

“酸曲。”

“酸曲是什么？”

“胡编的。”

“他怎么老唱？”

“心里恹恹。”

“唱歌了，心里就恹恹？”

“就恹恹。”

“唱歌的人都恹恹？”

“都恹恹。”

孩子不做声了。转过一个弯，又看见那个唱歌的人。他还在唱，沙哑的歌声像撕碎的布条，在干冷的空气里摇来摆去，落在沟岔里，沉下去了，四周就静得冷冰冰的。

“我真不想跟你回去。你说你给我送馍的。”
孩子说。

“我说了，你妈想你。”汉子说。

他们已经走到沟底了。两面都是山，光线暗了下来，太阳光只能照在最上边的山包顶上。风偶尔拨弄一下沟坡上的干草，一条小河向深沟里流过去。小路被河水阻拦了一下，又向对面的高处伸去。

“我本来就不想走这路，你硬走，都怪你。”

“歇歇吧。”汉子说。他放下铺盖卷，靠着崖畔站住。小孩站在他的旁边。汉子坐在铺盖卷上，低着头看着脚尖，好像想着什么。孩子站了一会儿，便跑到河水跟前，用手撩着水花。一会儿，又走回来了。

“看你把我叫回去，人家本来不想跟你回去。”孩子说。

汉子抬起头，看着孩子，拉住孩子的手。孩子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，紧紧地盯着汉子那张粗糙的脸，脸背着光，更显得粗糙不堪。

“三子，你成大人了。”汉子说。他把孩子拉过来，把孩子的头偎在他的胸膛上。

“你又喝酒了。”孩子说。

汉子不说话，用脸偎着孩子的脸。

“三子，你姐走了。”汉子说。

“走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跟一个过路的男人走了。那个人在咱家住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你姐就跟他走了。”

“姐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没挡？”

“没挡。”

“妈呢？”

“你妈也没挡。你妈哭了。”